



名家新篇

回聂鑫森

齐白石画鼠

提起鼠,总使人不愉快,它通常与卑屑、阴暗、肮脏连在一起,鬼鬼祟祟,神神道道,毁墙损物,传染病疫,俨然一灾害使者。却偏偏在十二生肖中,它居首。

但画家倒常拿它入画,不过,都带着几许调侃,几许蔑视,几许痛恨。画里的鼠,鬼头鬼脑,小小的眼,短短的足,细细的须,长长的尾,在干着一些可笑可恨的事。

齐白石喜欢画老鼠。

在上世纪30年代,他画了一幅《鼠子啃书图》。一盏油灯,火焰微微,两只老鼠正在拼命啃咬一叠线装书,另一只老鼠正朝书奔来,形神俱备,画家自视为得意之作。不幸的是这幅作品为一只更大的“鼠”——他的一名同乡悄然“袖”去。画家不得不重作二幅,并题上款识:“一日画鼠子啃书图,为同乡人背余袖去。余自颇喜子,遂取缔追摹二幅,此第二幅也。时居故都西城太平桥外,白石山翁齐璜并记。”

画中老鼠啃书,画外同乡偷画,可称同类,齐白石鄙夷之情,跃然纸上。

齐白石初从湘潭入京,以卖画为业,因时人不赏,度日维艰,世道黑暗,民不聊生,便有一腔激愤与怨郁,常借笔墨予以倾泻。他画了一幅《小鼠翻灯》:一小鼠立于油灯下,抬首望着盛油的小灯盏,显出很贪婪的样子。画上有诗云:“昨夜床前点灯早,待我解衣来睡倒。寒门只打一钱油,哪能供得鼠子饱。何时乞得猫儿来,油尽灯枯天不晓。”鼠指何物,观者一见便知。

齐白石还画过一只老鼠,作奔跑状,慌慌张张,欲去做什么不光彩的事。题款却是十分有趣:“汝足不长,偏能快行。目光不远,前路须看分明。”可说是对那些无真才实学,却偏能钻营,怀短浅功利之心,而终有一日将陷灾域的小人物的鲜活写照。这种人似乎程序不断,若是看看这画,岂能不冷汗淋漓。

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,齐白石画了一幅题为《自称》的画。画上方横一长秤杆,一端垂一铁秤砣,一端系一大秤钩,一只硕肥的鼠攀爬在秤钩上,得意洋洋地自称白。这是一幅绝妙的水墨漫画。在生活中,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人,把自己膨胀得很厉害,胡吹海侃,好像没有他,地球也不转了。其实一只可怜的老鼠,在秤钩上有多少分量呢?



灯下漫笔

回储劲松

一些新词像春笋一样蓬勃崛起,并逐渐被我接受和使用。比如“房奴、粉丝(Fans)、80后、粉领、恶搞”。而与此同时,一些老词离我的生活、离我的文字越来越远,以至渐渐被我遗忘。比如“浪漫”,比如“忧伤”,再比如“愤怒”。

忘了“浪漫”和“忧伤”是很自然的事,因为这两个词与粉刺一样,属于典型的青春期派生物。通常它们只属于少男少女。见风落泪,见月伤怀的事,除了不知庭院深深深几许,也不知自己芳龄深深深几许的琼瑶阿姨,绝大多数人在告别青春期的同时,必然一同告别了“浪漫”和“忧伤”。那些细腻缱绻的情感,那些如梦似幻的氛围,那些触动心底最柔软部分的忧郁和伤感,被时间愚钝的锐利统统砍伐一空,扫进岁月的回收站。然后,我们披上鳄鱼的铠甲,在所有关涉情感的事件上,心如顽石,坚硬而往。这是成长的收成,也是成长的代价。因此,我无动于衷。

但是,继抛弃“浪漫”和“忧伤”之后,我也

渐渐地背弃了“愤怒”。“悲喜不形于色”,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,“闲看庭前花开花落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,从何时起,我已修炼到了老道的境界?

有人砸了公园的路灯,我不愤怒。有人口蜜腹剑,我不愤怒。有人为名不择手段,我不愤怒。有人为利贪污受贿,我不愤怒。有人偷盗奸淫,我不愤怒。有人说中医不是国粹而是伪科学,我不愤怒。有人说中国的“龙图腾”当“屠灭”,我不愤怒。有人说穷人可耻富人光荣,我不愤怒……我成熟了,熟成一只玲珑的八哥,熟成一块冷漠的钢,熟成一个叫我隐形我立马土遁的精灵。

而在这个世界上,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,都有无数个萎缩自守的“我”。

二战期间,英国作家莱斯特·保罗出版了一部名叫《愤怒的青年》的自传,他与同时代的作家约翰·韦恩、金斯利·艾米斯等人一起,发起了抨击英国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文学运动。他们是一群爱国的、有思想的、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。在那

愤怒不再,依旧青年

次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中,他们被称作“愤怒的青年”。60年后的1919年5月4日,爆发于北京的五四运动,事实上也是一大批中国“愤青”发起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。梁启超、蔡元培、傅斯年、陈独秀、毛泽东、鲁迅……这一大批优秀的“愤青”,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纪元。因而,我们必须感谢他们的“愤怒”。

当时间的轮盘转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,“愤青”慢慢被世人的口舌翻转成一个贬义词。“愤青精神”成了过街老鼠,这是多么大的误解和恶意的中伤!因为,“愤青”往往就像《皇帝的新装》里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,他们会指出社会的弊病、陈疴,发现其盲点和缺陷,并为之大声疾呼,助推社会朝更健康更和谐的方向前进。

愤怒不再,依旧青年!一个不再愤怒的青年,不唯是可悲的青年,更是可耻的青年。一个没有“愤青”的社会,就如同讳疾忌医的病人,他会在无人指责中一点点地病入膏肓。



红尘有爱

回魏峰

爱情是一根稻草

没有了花前月下的缱绻缠绵,没有了烛光美酒的氤氲迷蒙,当爱情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当婚姻成为锅碗瓢盆的交响乐,日子一下子变得琐碎而又真实,甚至容不得你再去回味昨天牵手呢喃的甜蜜,面对下班后疲倦的他,温暖的安慰早就变成了歇斯底里的质疑:“你这人,怎么变得越来越没有情调了?!”

难道真应了先前姐妹们的劝告?——“要想幸福,只恋爱,别进‘屋’!”

婚后的男人真的变了。变得在你看来早失去了人情味,原来敦厚的他变得特别虚伪,简直就是个面目可憎的歹徒劫持了你这个愚昧无知的良家妇女。恋爱时的天仙,一下子坠落成了这个男人的家奴:为他洗衣,为他做饭,为他铺床,为他叠被……

其实,会制造爱情的女人不见得会经营婚姻。可走进婚姻的女人,必须得经历转换角色的阵痛;步入家庭的女人,一定得学会放手爱情。因为,你越是试图回到过去,你就越发不能把握现在;你越是想用力去抓紧爱情,婚姻里曾经的温暖,就会像沙子一样从手指间悄然漏下。

恋爱时,他的一个眼神让你沉醉,你的一袭长发曾经让他魂牵梦萦。然而,当婚姻的盖头被掀起的那一刻起,不管你是否情愿,你都从爱情的舞台上走下来。现实会让你不知所措。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,慢慢地你发现他原形毕露:白袜子穿了三天也不知道换,满烟缸的烟蒂永远在茶几上散发着难闻的焦油味,经常以工作应

没有事业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
只能说是男性



程远图



啼笑皆非

回程维平

老王疯了

出差一回家,老婆就告诉我邻居老王疯了,我不信,出差前他还好好的,十几天时间他怎么说疯就疯了呢?老婆说:“老王最近几天每天晚上唱歌都要唱到十二点多钟,不疯才怪呢!”我问老婆去看看老王没有,老婆说:“我不敢去,如果实在不信的话,到了晚上你就知道了。”

老婆说的一点儿也没错,八点钟一过,从老王家传来了歌声,声音很大,一会儿唱老歌,一会儿唱戏曲,我听得出来,唱歌的人就是老王,这歌声一直延续到深夜十二点多钟。想早点休息是不可能的了,看来,老王也许真的疯了。

但我还是有点纳闷,这人怎么说疯就疯了呢?于是,第二天晚上老王刚刚开始唱歌,我就前去敲他家的门,好大一会儿,老王才开门,见是我,他立即说开了,原来老王的儿子调到扬州工作了,老王的老伴儿去世早,儿子怕父亲一个人在家寂寞,就给他买了台电脑,还教会了他如何上网,这阵子老王每天都在家上网。

我十分好奇地问老王:“我弄不明白,您上网就上网呗,为什么深夜还要唱歌呢?”老王脸一红,尴尬地笑了笑,指着电脑说:“还不是‘叶子’她喜欢听歌嘛。”

叶子?我定睛一看,原来老王正和一个叫“叶子”的大娘视频聊天呢!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三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一张张半开或大张着的嘴里呼出的口臭,很快就把我所有的思想淹没了。

空虚、绝望就和嫖娼、婚外恋一样,属于有钱、有闲、生活安逸的人。

我什么都没有,只有希望,失望,再希望,再失望,再希望;只有奔波操劳,失败,再奔波操劳,再失败,再奔波操劳。

这就是我来海口头三年的生活情形。

如果我妈听到或见到,我一看见从身边驰过的好车,就骂:“我操你妈。”一定会伤心难过得要死。

我母亲是一个具有古典情操,且独立坚强的女人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全中国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,她能上山捡柴,下田沟摸鱼,发动我哥、我姐和我养鸡,养鸭,养兔,养鹅。这样,我们不但有鸡、鱼、鸭、鹅、兔、鸡蛋、鸭蛋、鸭蛋吃,有柴

雅得体,在人群中总是显出一副清高的小资情调。这使她无论在何时何地都鹤立鸡群。

母亲唯一没有教我俩的是怎样恋爱,怎样调情。

她忘了这才是女人一生的根本。

香喷喷的鸡、鱼、鹅、鸭和鸡蛋、鸭蛋、鹅蛋,把我和我姐营养得个子高高的,皮肤白白的,没有那个时代的面黄肌瘦。

母亲总是在吃饭时教我们,一个女孩子,应该这样,不应该那样。

她说:“拿筷子,手离筷子要一寸远。太低了难看,好像手要抓碗中的菜;拿高了,显得尖钻挑剔。”

她说:“吃饭时,不要讲话,唾沫溅到碗中,谁还敢吃。”

她说:“女孩子,要笑不露齿。”

她说:“吃面条时,要一点一点往嘴里送,不要吃得呼噜响。”

她说:“凡事要靠自己,不要求人,让人瞧不起。”

她说:“养女不教如养猪。”

总之,我是有教养有尊严的家庭的女儿。

现在,为了一点工资,一口饭菜,常常求人,看人脸色,小心伺候,而且还一天至少要骂上二三十遍:“操你妈。”

这大概就是我妈说的,没有教养,没有出息,像猪一样的女儿。

一、再见,不要永别

我没有空虚和绝望,时时充盈在我心中的,是崇高的理想和新的希望,生生不灭。

至于勃勃野心,平时自己并不知道,只有当我在炎炎烈日下或凛冽寒风中,肩挎坤包,跑去追那即将要开走的中巴或大公共,灰头土脸,汗水流淌,狼狈不堪,没有一点儿淑女风度,如果这时正巧有一辆奔驰、宝马或凌志,从我身边驰过,它们雍容高贵,精致华丽,再一看车中坐的人却是一副蠢相,像猪一样,顿时义愤填膺。

我,叶子,年轻优雅,健康聪慧,勤劳刻苦,正直善良,所谓人间美德,我都拥有,为什么却整天劳累奔波,连个最便宜的奥拓、云雀都没赚着?他们凭什么什么都有?哪来这么多钱?

望着远去的车影,我骂道:“我操你妈!”

我的雄心壮志,也就在这一刻,从心中沸腾升起:总有一天,我要拥有中国最高最雄伟的大厦,有最大的集团公司,有最高级的宝马轿车……总之,世上最好的东西我都会拥有。

《圣经》上说:上帝不会辜负一个勤劳勇敢聪明诚实的人。

列宁说:面包会有的,一切都会有的。

李伟说:什么都是可能的,但永远在明天。

这么多的感想,是在短短的几秒内爆发的。

挤上公共汽车后,呛人的污浊的空气,摇摇晃晃的车身,你推我挤、站立不稳的人群,那一张张木然呆滞的脸,一双双浑沌无光的眼睛,从

